

※「傅柯未刊稿及其研究」專輯※

書寫與規訓—— 論傅柯〈集體裝備的浮現——研究進 度狀態〉的地位與意義

姜文斌*

一、地位的釐清

〈集體裝備的浮現——研究進度狀態〉(“Émergence des équipements collectifs – État d’avancement des travaux”) 這篇文章是布洛薩 (Alain Brossat, 1946-) 在幫忙整理李希克 (Kyril Ryjik, 1939-2018) 辦公室的遺物時所發現。文章首頁標註的「傅柯—1974 年 7 月」(Foucault - juillet 74)，使得這篇文章引起了關注。按謝瓦列 (Philippe Chevallier, 1974-) 的研究，該篇文章應該確實為傅柯所撰寫¹。作為一篇在之前傅柯相關檔案資料中從未被收入過的文章，這篇名為〈集體裝備的浮現——研究進度狀態〉(以下簡稱〈集體裝備〉) 的出現，是否對傅柯的研究工作帶來新的可能呢？文章上標註的時間，使得對於這篇文章在傅柯思想發展過程中所具有的地位的掌握被拉回到七〇年代。當時的傅柯正處在學術生涯地位的最高峰。他於一九七〇年就任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思想體系史的教授席位，並持續至其一九八四年去世為止。法蘭西學院期間的研究與授課內容，後來成為其《監視與懲罰》(*Surveiller et punir*)、《求知的意志》(*La volonté de savoir*) 與《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等書的內容。然而，除了學術上所獲得的成就外，傅柯在七〇年代亦積極參與社會

* 姜文斌，東海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¹ Philippe Chevallier, “Michel Foucault et le CERFI: un étrange ‘inédit’,” *Ici et ailleurs*, accédé juillet 27, 2020, <https://ici-et-ailleurs.org/contributions/politique-et-subjectivation/article/emergence-des-equipements>.

政治的批判活動，並親自投入到抗爭的行列中。他成立「監獄訊息小組」(Groupe d'information sur les prisons)，為爭取犯人的權益而奮鬥。在有關移民權利的保障、記者權利的捍衛等各種社會抗爭場合中，亦可以見到他的身影。誠如勒華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 1929-)所說：「有兩個傅柯：參加遊行示威與法蘭西學院會議裏的傅柯。」² 那麼〈集體裝備〉這篇文章該如何放在七〇年代傅柯的思想與政治活動中來加以理解呢？

對此，我們發現到這篇文章有兩個特點：第一，按其標題來看，這是一篇有關研究工作進度的報告。第二，報告內容主要聚焦在十七到十八世紀與文書檔案系統有關的學校、軍隊與醫院這三個體制上，其目的在於說明政治對於各別個體規訓的可能條件。首先，作為研究工作進度報告，傅柯這篇有關〈集體裝備〉的文章，反映的是其所參與的一項研究計畫。據謝瓦列的考據，這份報告和瓜達里(Félix Guattari, 1930-1992)的「機制的形成研究與探索中心」(Centre d'études, de recherches et de 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s, 簡稱 CERFI)和法國設備部「經濟與國際事務處」(Service des affaires économiques et internationales)於一九七三年所簽訂的研究契約有關。當時在這份契約上代表「機制的形成研究與探索中心」的是德勒茲(Gilles Deleuze, 1925-1995)。傅柯的這份報告正是他為「機制的形成研究與探索中心」這個合約的研究所撰寫的研究工作進度報告，當時他正在領導一個有關「集體裝備的系譜學」的集體研究工作³。

其次，這篇工作報告內容與傅柯一九七五年二月所出版的《監視與懲罰》一書所討論的主題，具有某種的一致性。特別是在該書第三部分「規訓」的第二章〈良好訓練之手段〉中，兩者同樣是對於個體管控的產生與行政管理的關係的探討。傅柯在那裏對「規訓」這一特殊權力技術進行了探究。在探討十七到十八世紀對於人體的看法時傅柯指出，那時的人體是一個被操作、被塑造和被規訓的對象，而且強調，在此存在一個由一整套規定且與軍隊、學校和醫院有關的對人體的控制或矯正的技術——政治領域。在這部分的探討中，我們可以發現到針對書寫機制的作用所進行的討論。很明顯地，傅柯在〈集體裝備〉這篇研究工作報告中所處理的課題，與其在隔年所出版的《監視與懲罰》有其關連性。

² Didier Eribon, *Michel Foucault* (Paris: Editions Flammarion, 2011), p. 403.

³ Chevallier, "Michel Foucault et le CERFI: un étrange 'inédit'".

從上述的說明可知，傅柯這篇名為〈集體裝備的浮現〉的工作報告一方面與德勒茲和瓜達里的合作有關，另一方面亦與其自身學術發展和社會政治活動的參與相連結。不過，誠如謝瓦列所提到的，這個文本本身給人一種在閱讀《監視與懲罰》章節摘要的感覺，而非前面所說的那個集體研究計畫。特別是，這個文本作為一個簽有契約的研究進展報告，卻是在布洛薩於李希克辦公室發現之前，不為人所知，使得對於這份文件究竟該如何被看待，似乎有些疑慮。對此，謝瓦列提出一個可能的假設，他認為，傅柯可能是為了幫助「機制的形成研究與探索中心」的年輕研究者可以獲得經費的資助，才掛名研究計畫的研究人員。換言之，在這個解釋下，傅柯這個報告與官方簽訂的研究進度報告本身的關連，就沒有那麼明顯，但這個研究本身作為一個集體的研究計畫，也使得我們對理解傅柯隔年所出版的《監視與懲罰》的緣起，有了另一個可能性。謝瓦列就認為，我們可以假定《監視與懲罰》撰寫的靈感來源，比起之前所以為的是傅柯自身的研究關懷來說，更是一個集體研究的呈現。事實上，謝瓦列認為，這個文本如果能對於我們有關傅柯的研究帶來任何益處的話，那就是，在此之前為人所忽略的「機制的形成研究與探索中心」在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五年間對於傅柯的研究工作所具有的地位⁴。不過，歸根結底，這篇工作報告的內容與傅柯在《監視與懲罰》中的研究具有重要的關連性，這點是毋庸置疑的。那麼，應該如何理解傅柯在這個有關「集體裝備」標題下所討論的議題與內容呢？

二、集體裝備的意涵

在〈集體裝備〉這一研究工作報告中，從頭至尾我們並沒有看到傅柯對於所謂的「集體裝備」究竟意指為何做出說明。在法文中，裝備 (*équipement*) 一詞一般意味著裝備某種事物的行動，以及用來裝備的東西。該詞首先使用在海軍中，其後出現在軍事的領域裏⁵。就此，裝備意指為了某個確定的行動而裝備，或用來談某種用來裝備的事物。因此，所謂的「集體裝備」可以看作是為了某個與集體有關的確定行動所進行的裝備工作，或者與某個集體行動有關的裝備事物。那麼，傅柯這篇工

⁴ Ibid.

⁵ Alain Rey,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langue française* (Paris: les Éditions Le Robert, 2004), p. 1281.

作報告標題所標明的「集體裝備」意義為何？又或者傅柯在此探討集體裝備的目的為何？

對此，我們或許可以透過〈最初的討論、最開頭的探索：城市是一種生產力或反生產力呢？〉（“Premières discussions, premiers balbutiement: la ville est-elle une force productive ou d’antiproduction?”）與〈我們被歷史上欣喜若狂的旅程所充滿的活力所破壞，我們努力地研究「邏輯範疇」〉（“Arrachés par d’énergiques interventions à notre euthorique séjour dans l’histoire, nous mettons laborieusement en chantier des ‘catégories logiques’”）這兩篇對談紀錄中的討論來加以掌握⁶。前面曾提及，傅柯的這份研究工作報告與其參與「機制的形成研究與探索中心」有關「集體裝備的系譜學」的研究計畫有關。關於這個研究計畫，我們可以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號的《研究》期刊中找到有關「權力的裝置」的討論。前面提到的這兩場傅柯參與其中的訪談紀錄，就收入在這一期刊中。那麼在這兩篇對談中，有關「集體裝備」的概念是如何被討論的呢？

基本上，在〈最初的討論、最開頭的探索：城市是一種生產力或反生產力呢？〉中，從傅柯對於整個集體裝備所提出的幾個問題，顯示了其認為集體裝備具有以下幾個特點：集體裝備的占有方式很多樣，其功能是一種服務且牽涉到使用它或者確保裝備的人有何好處，換言之，集體裝備的好處是兩面或者多面向的。另外，集體裝備具有生產的效益，使財富成長成為可能，而權力關係鞏固了集體裝備和其功能，且集體裝備具有系譜的意涵，即如何使其所具有的某種量的效果多樣化⁷。傅柯在這段討論中所引用的集體裝備的對象，有磨坊、道路、修道院的圖書館、橋樑、國有森林、共有牧場、水泥生產基地等等。如果我們將其與傅柯在另一個對談紀錄〈我們被歷史上欣喜若狂的旅程所充滿的活力所破壞，我們努力地研究「邏輯範疇」〉中的相關說法加以對照的話，或許可以更加明白他是如何看待「集體裝備」這一詞語的。在那篇對談中，傅柯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集體裝備」的功能：道路。對他而言，道路具有以下三種功能：

⁶ 這兩篇對談記錄被收錄在《言與文》（*Dits et écrits*）中，請見 Michel Foucault, *Dits et écrits*, vol. I, eds. Daniel Defert et François Ewald avec la collaboration de Jacques Lagrange (Paris: Gallimard, 2012)。

⁷ Michel Foucault, “Premières discussions, premiers balbutiement: la ville est-elle une force productive ou d’antiproduction?” *Dits et écrits*, vol. I, p. 1319.

1. 生產的生產

在傅柯看來，由勞力匯集所產生出來的道路，之所以是生產的生產，乃是因為其可以帶來器械、輸送原料，帶來過路稅。在此，道路可以視為是國家權力凝聚的元素之一，並且產生兩個角色，作為權力行動者的收稅員（權利人）以及被徵收稅的人；後者作為反對權利者，可視為是搶劫者。

2. 生產的需求

道路導向市場，產生市場，運送貨物，並產生販賣者與購買者。於此，傅柯指出，亦可以看到兩個角色在競爭，一方面是監視者、控制者、海關和稅收官員，另一方面則是走私的人以及流動攤販。

3. 標準化

道路作為集體裝備第三個功能的標準化，在於使生產的生產與需求的產生相配合，一方面道路是國土規劃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高速公路確保生產的同時，也消耗其所生產的汽車。在此，在路這邊的是公共工程的工程師、調度員（規則的行動者或主體）、標準化的權力以及標準形式；而在其之外，則是一種不安的狀態，流浪者無處可去。這些流浪者在道路之前被視為是過時和野蠻的，因此產生了一個規訓國家的必要性⁸。

我們可以將上述傅柯有關「集體裝備」的說法總結為：一個集體裝備會產生生產者、需求者，並在這同時將其標準化。在舉教育作為另一個集體裝備的例子時，傅柯就說道：「教育產生生產者、需求者的同時，對其標準化、進行歸類與分類和強加規則，並且指出病理學的界線。」⁹ 問題是，為何傅柯在「集體裝備的浮現——研究進度狀態」這一標題下所探討的主題，卻是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某些體制裏的文書系統呢？

這篇研究工作報告一開頭即明白指出，前一季（應指「集體裝備的系譜學」的這一集體研究計畫之前的研究）研究的重點在於，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之間某些體制（例如學校、軍隊與醫院）中的文書系統。順著這個脈絡，在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最初的討論、最開頭的探索：城市是一種生產力或反生產力呢？〉這篇有關傅

⁸ Michel Foucault, "Arrachés par d'énergiques interventions à notre euphorique séjour dans l'histoire, nous mettons laborieusement en chantier des 'catégories logiques'," *Dits et écrits*, vol. I, pp. 1321-1322.

⁹ Ibid., p. 1322.

柯與霍給 (François Fourquet, 1940-2016) 和瓜達里的對談中，瓜達里指出：「集體裝備只能在表象的世界中被掌握，集體裝備的概念由於整體化，因此明確地求助於表象。然而，第一個集體裝備是語言，其使得對分離元素的編碼得以可能。」¹⁰ 事實上，在這一個有關城市是一種生產力還是反生產力的討論中，瓜達里提出 Urstaat（相對於游牧，類似原始定居或國家）和書寫機器，來作為城市與集體裝備出現的標準。換言之，在這樣的討論中，就已經透顯了在集體裝備的探討中，語言以及書寫的重要性。順著這個研究而來，在稍後的這篇研究工作進度報告中，傅柯將集體裝備的討論聚焦在書寫或者文書系統這一主題上，便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了。那麼，傅柯透過集體裝備有關文書系統的討論，其所要透顯的又是什麼呢？

三、規訓與書寫

前面提到過，傅柯這篇研究工作報告內容與其一九七五年二月出版的《監視與懲罰》第三部分「規訓」的第二章〈良好訓練之手段〉有其關連性。一般認為，《監視與懲罰》一書寫於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之間。該書雖然針對的是西方刑罰制度，特別是對現代監獄的誕生所進行的歷史探究，但其背後所要透顯的卻是，傅柯對於現代規訓背後有關權力－知識機制的獨特看法。對於監獄這一主題的選擇，與傅柯在七〇年代的政治社會參與有關。就任法蘭西學院的教席之後，受德費 (Daniel Defert, 1937-) 影響，傅柯參與了對被關押犯人的聲援行動。一九七一年初與維達－納蓋 (Pierre Vidal-Naquet, 1930-2006) 和杜勉納 (Jean-Marie Domenach, 1922-1997) 創立「監獄訊息小組」，傅柯除了在行動上積極參與相關活動外，亦藉此進行了學術的探究。他在將自身的研究領域跨入到監獄這一領域的同時，也提出了其個人對於政治的思考，特別是其在《論述的秩序》(*L'ordre du discours*) 中所強調的知識與權力的關係，在此獲得進一步的展現。《監視與懲罰》便是在這樣的脈絡下所誕生。然而，傅柯的這篇研究工作報告，是在哪個層面上與《監視與懲罰》關連起來呢？

作為一本「微觀權力物理學」的研究作品，傅柯透過系譜學方法對西方刑罰制

¹⁰ Foucault, "Premières discussions, premiers balbutiement: la ville est-elle une force productive ou d'antiproduction?" p. 1316.

度進行了歷史探究。如同《古典時代瘋狂史》(*Histoire de la folie à l'âge classique*)、《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Les mots et les choses: 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等作品，傅柯對於刑罰制度的探究亦區分為三個階段：中世紀末和舊制度時期、古典時期以及現代時期。相較於中世紀末和舊制度時期以酷刑作為王權的武器，古典時期的改革者在高舉人道主義的大旗下，反對酷刑而進行改革。現代時期的懲罰，則表現為規訓權力技術下的監獄和規範化監視。在他看來，在這三個時期所呈現的懲罰方式並非是一種朝向更文明、更理性的發展，或者說是一刑罰進步史；相反地，其所呈現的其實是，它們彼此在「權力－知識」這一支配人的體制模式下斷裂式的各自表現，而其中與書寫有關的部分，即是在現代有關「規訓」這一具有「權力－知識」體系作用的權力技術討論中。

誠如前面所指出的，傅柯在〈集體裝備〉一文中所探討的是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之間學校、軍隊與醫院中的文書系統，而在《監視與懲罰》中亦針對有關文書或者書寫進行探討。在《監視與懲罰》第三部分「規訓」中，傅柯強調：「古典時期身體作為權力的對象和目標整個被發掘出來。人們輕易地發現到對身體大量關注的跡象：一個被操縱、被培育與矯正，且服從、聽命和變得靈巧及多方增強力量的身體。」¹¹換言之，在十七、十八世紀時，人體是權力施予的對象。傅柯舉拉美特利(Julien Offray de La Matrie, 1709-1751)的《人是機器》(*L'homme machine*)為例，說明人體受到技術－政治操縱的意涵。他認為《人是機器》這本書是在「解剖學－形上學」和「技術－政治」這兩個領域中同時展開。前者是由笛卡兒及其後續的物理學及哲學所從事的研究，後者部分，傅柯則強調：「它是由一整套的軍隊、學校和醫院規則，以及為了掌控或糾正身體的經驗性且精心思慮過的程序所構成。」¹²西方哲學自笛卡兒起，對人的掌握採取的是心物二元的架構。在強調靈魂存在的同時，受當時解剖學的發展與機械力學的影響，亦將人的身體看作是一部機器。《人是機器》不僅將人的靈魂還原為物質，還強調肉體具有可解剖性，因而也具有可操作性。對傅柯來說，將人比喻為機器，不僅僅是一種對人作為有機體的比喻，同時也呈現了在政治領域中，人是一個被操作、控制的玩偶。這裏呈現出一種權力的微縮模型。他強調在這種新的權力機制中，對人體的支配是分別地處理，並且施予微妙

¹¹ Michel Foucault, *Michel Foucault Œuvres*, vol. II, *Surveiller et punir* (Paris: Gallimard, 2015), p. 400.

¹² Ibid.

控制，其所控制的對象是運動經營方式、效能、它的內在組織等機制，並且透過盡可能嚴密地劃分時間、空間和活動的編碼這樣一種持續不間斷的強制來實行，而這些方法即是所謂的「規訓」¹³。對傅柯而言，許多規訓方法雖然早已存在，但成為統治的一般方法則是在十七世紀與十八世紀時。

嚴格說來，《監視與懲罰》中的內容與傅柯這篇研究工作進度報告相符應的部分，是在第三部分的〈良好訓練之手段〉這章中。在那裏，傅柯強調規訓造就個人，在這種權力之下，個人被視為既是操練的對象，也是操練的工具。至於規訓權力的成功，他認為可以歸結為幾種手段，傅柯說：「規訓權力的成功，無疑地有賴於簡單的手段的使用：等級制的監視、規範化的處分，以及它們在權力特有的程序的組合——考核。」¹⁴書寫的重要性就出現在「考核」這一手段中。

1. 等級制的監視

傅柯指出，規訓的運作預設了由觀看方法而來的強制機制。這些觀看裝置是在古典時期逐漸發展起來，而最理想的模式首先出現在軍營中。他說：「在完美的軍營中，整個權力都透過精確的監視這唯一的一套作用來運作，每一個凝視都是權力整體運作的一部分。」¹⁵傅柯強調，軍營模式中所表現的等級制監視的空間嵌合，亦體現在諸如工人住宅區、醫院、收容所、監獄以及教育所等城市規劃中。在這樣一種監督技術下，雖不訴諸權威暴力，但卻表現出一種更加微妙的物質性權力，一種將肉體的控制展現在一整套空間、線條、屏幕、光束與角度的運作機制。

2. 規範化的處分

傅柯提出，所有規訓系統都有一個內部的小懲罰機制，其主要作用於法律刑罰制度所不關心或者放過的行為，使得微小不端的行為亦受到懲罰。這種懲罰表現出對行為矯正的特性，以強化的、加強的，以及反覆多次的操練，來達到縮小團體中個人之間的差距。此外，由於規訓是在訓練和矯正過程中運作，因此除了懲罰之外，獎勵亦是其中一項重要因素。正是在獎勵與懲罰（善與惡）的對立中，這領域亦被量化並據此制訂一種計算法，從中規訓可以進行好與壞對象的等級排序。在傅柯看來，這是一種使處分標準規範化的新規訓技術。

¹³ Ibid., p. 401.

¹⁴ Ibid., p. 444.

¹⁵ Ibid., p. 445.

3. 考核

規訓權力成功的第三個也是最後一個手段，是「考核」(examen)，也正是在這裏，我們見到了與傅柯這篇研究工作報告相關的課題討論。對傅柯而言，考核是等級制的監視與規範化的處分這兩種技術的結合，甚至可以被視為是規訓程序的核心。他指出：「在規訓程序的核心，考核顯示了那些被感知為對象的人的服從，以及服從者的客體化。權力關係與知識關係的重疊，在考核中獲得其整個可見的光彩。」¹⁶ 換言之，對他而言，考核這一規訓方法具有「權力—知識」這一機制，其在單一的機制中進行著能夠提取並建構知識的權力關係的操作。不論是醫院透過考核或者巡診，使得醫學知識獲得解禁，還是學校透過考核，使得教師知識的傳授把學生變成一個完整的認識領域，抑或是軍隊的考核標誌著一種龐大戰術知識的發展，在傅柯看來，「考核自身具有一個將一種權力行使的形式與一種知識生成的類型連結起來的機制」¹⁷。這種把知識的生成與權力的行使連結起來的考核，具有三個特點：考核把可見狀態機制轉換為權力行使，考核將人引入文獻領域，以及由各種文獻技術所包圍的考核，把每一個人都變成一個個案¹⁸。傅柯強調，規訓的權力在以不可見的方式施展時，卻迫使其所施展的對象處在可見的狀態下。權力藉由考核來整理編排對象，以顯示自己的權勢，而這是一種使對象客體化的方式。正是在這種使人客體化的方式中，考核使得人進入到一種書寫的網路中。對傅柯而言，「考核的程序總是立即就伴隨著一個緊密的登錄和文件檔案匯集的系統。一種『書寫權力』在規訓的機構中作為一個基本的部件被建立了起來」¹⁹。

那麼，對於這種書寫與規訓之間的關聯性，傅柯在〈集體裝備〉與《監視與懲罰》中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四、從〈集體裝備〉到《監視與懲罰》 ——書寫的規訓意涵

不論是在〈集體裝備〉，還是在《監視與懲罰》中，書寫都被傅柯視為規訓機

¹⁶ Ibid., p. 463.

¹⁷ Ibid., p. 466.

¹⁸ Ibid., pp. 466-471.

¹⁹ Ibid., p. 469.

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他看來，對個人的掌控須透過與個人相關的記錄，也只有透過個人的記錄才能指認個人，進而可以對個人行使權力。對此，透過記錄來為個人建立具有特徵、可以識別，而且是具有約束性與不可替換性的身分，是不可或缺的。問題是，這樣的個人身分的建立如何可能？對傅柯而言，制定規則的書寫以及一套完整的個人化文件記錄，是建立在個人身分的基礎上，而其中編碼 (code) 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集體裝備〉中傅柯就強調，這種有關個人身分或特徵的書寫，必須建立在編碼之上。不論是軍隊中有關「體貌特徵」的身體編碼，還是醫院中逐漸發展用來區分並控制病理現象的「症狀編碼」，又或者是學校在就學人口特徵、學生考試排名上所使用的「行為編碼」，編碼都成為一種在掌控人上很重要的手段。對此，傅柯同樣地在《監視與懲罰》中指出：「具有規訓特性的一系列編碼形成，使得對其同質化的同時，可以記錄考核所確立的個體特徵：體貌特徵的編碼、病症的醫學編碼、行為和表現的教育或軍事編碼。」²⁰ 換言之，透過符號刻印在個人身上，統治者可以認識人，進而掌控人，而人在這樣的權力關係中則被形式化。

在〈集體裝備〉中傅柯指出，透過書寫與編碼，個人檔案這種更細緻地控制人的工具開始出現。檔案從個人身上提取對人進行規訓的身分基礎，而這一規訓的身分也會反過來強加在個人身上，如此一來，在個人身上將積累出越來越厚重緊密的檔案編制。傅柯強調，正是這種書寫網絡或者檔案編制，使得權力的行使與知識形構同時發生。在《監視與懲罰》中，這種「檔案」的出現甚至被他看成是當時對個人的科學認識解禁的決定性關鍵。傅柯說：「應該關注這些與書寫和登錄程序有關的部分，應該關注考核的機制、規訓的部屬形成，以及施於肉體之上的一種新的權力的形成部分。人的科學的誕生呢？它看來是可以在這些不怎麼光彩的檔案中尋找。」²¹ 換言之，在他看來，現代規訓機制的出現，亦構成我們對於現代意義的人的理解與掌握上一個很重要的基礎。事實上，當個人被登錄在藉由書寫所建構而成的常規檔案系統中時，這個作為人的「個案」亦同時成為一門知識和一種權力的對象。在《監視與懲罰》中傅柯強調：「由其整個的文書技術所包圍的考核，將每一個個體變成一個『個案』。」²² 問題是，為何這樣的「個案」會成為一種知識以及權

²⁰ Ibid.

²¹ Ibid., p. 471.

²² Ibid.

力的對象呢？

原本對現實生活的描寫並不能進入到書寫的領域中，會被觀看並詳細描述與不斷記錄，是英雄或者國王才具有的特權。傅柯強調：「規訓方法扭轉了這種關係，降低了可描述性的個體性的標準，並使得這種描述成為了一種控制方法和一種統治手段。」²³ 對個人現實生活進行描述，乃是一種對人的客觀化與征服，而這種對人的客觀化與征服，透顯的即是書寫所具有的「知識—權力」這一機制。在〈集體裝備〉中傅柯指出，書寫的技術一方面讓個人成為研究分析的對象與場域，並且從順服的個人身上提取知識；另一方面透過其所累積的有用檔案，做決定的官僚可以操縱被規訓的個人，換言之，書寫的技術亦不斷地在鞏固權力。正是在這樣的脈絡下傅柯結論說：「我們正處在從個體性形成的歷史—儀式機制轉變為科學—規訓機制的時候，規範取代了祖先，度量取代了身分地位，因而可計算的人的個體性取代了值得紀念的人的個體性的時候。這個人的科學成為可能的時刻，也是一種新的權力和另一種身體的政治解剖被實現的時候。」²⁴

總的來說，傅柯在〈集體裝備〉中對於書寫或者文書檔案的討論，與《監視與懲罰》中對於規訓權力的手段之一的「考核」的論述有其共通性。在這兩個文本中，相關的概念與意涵不僅有其關連性與共通性，甚至是在行文上也都有類似。最明顯的例子是傅柯在〈集體裝備〉第二段中提到，「規訓將個人放入監視場域內，並同樣地也將個人安置於書寫的網路中；規訓將個人束縛在一疊厚重文件裏，以求捕捉並且固定住個人」。這段文字我們可以在《監視與懲罰》中找到幾乎相同的陳述，差別只在於，上述引文中的「規訓」一詞在《監視與懲罰》中為「考核」所取代²⁵。換言之，如果從〈集體裝備〉與《監視與懲罰》兩者對於書寫或者文書系統與規訓關係的探討這點來看，〈集體裝備〉可以被視為是傅柯對於《監視與懲罰》研究的一小部分成果報告。但如果從兩者在對書寫與規訓關係論述上的差異來看，「考核」概念的提出，使得〈集體裝備〉成了《監視與懲罰》中最終對於規訓概念討論的過渡，它提供了我們在《監視與懲罰》出版前，傅柯是如何看待規訓，特別是書寫在規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資料。

²³ Ibid.

²⁴ Ibid., p. 473.

²⁵ Ibid., pp. 468-469.

五、結 論

讓我們回到該如何來看待傅柯這一篇研究工作的進度報告這個問題上。在形式上，作為一份工作狀態的進度報告，或許背後隱含的是執行一項與政府合作，簽有契約的研究計畫所不得不做的要求。然而，在內容上，如同前面第一部分在對〈集體裝備〉地位的釐清中所指出的，謝瓦列認為，這個文本本身比較像是對《監視與懲罰》進展狀況的說明，而非與「機制的形成研究與探索中心」和法國設備部「經濟與國際事務處」所簽訂的研究契約有關。〈集體裝備〉與《監視與懲罰》相關部分內容的共通性，使得在看待〈集體裝備〉這一傅柯未刊稿的地位時，比起與「機制的形成研究與探索中心」的關係來，更應該被放到傅柯自身的研究脈絡，放到其對於監獄這一主題的研究上面來掌握。也許誠如謝瓦列所猜測的，傅柯是為了幫助「機制的形成研究與探索中心」的年輕研究者，才掛名參與研究計畫，畢竟「集體裝備」這一詞語並非是傅柯的哲學體系或相關著作中為大家所熟知的概念。再者，傅柯在「集體裝備」這一標題下所進行的有關規訓與文書系統關係的討論，在《監視與懲罰》相關的章節中卻不見集體裝備的字眼，而且還被歸到具有統合等級制監視與規範化處分這兩種規訓權力手段的「考核」下，也可以用來說明上面的情況。在那裏，傅柯以「考核」來作為個人成為權力與知識的後果及對象的程序中心位置，考核成了書寫技術的上位概念。此外，當傅柯在〈集體裝備〉的討論中提到，一組新的編碼確立了新的科學（臨床醫學與病理學）的可能性條件時，這種書寫與編碼在《監視與懲罰》的核心概念「規訓」(Discipline)中，也透顯著傅柯在《詞與物：人文科學考古學》中對於人文科學批判的延續。Discipline 一詞的另一含意「學科」透顯了其對當時科學發展的重要作用，特別是人的科學。傅柯說：「對細節的細心觀察，與此同時為了控制和利用人而對小事採取的政治考量，在伴隨著一整套技術和一整套包含方法、知識、描述、方案和資料的彙編，通過古典時代而出現。無疑地，從這些瑣事中誕生了現代人文主義的人。」²⁶〈集體裝備〉的出現，不僅擴展了我們對傅柯在七〇年代相關工作的了解，亦呈現了傅柯思想關懷的連貫與一致性。

²⁶ Ibid., pp. 405-406.